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701010

乡音环绕的“东北乡”——论莫言作品方言的语料价值

王 萍

(南京晓庄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莫言是当代极具创作个性的作家,他有清醒的方言意识并采用积极的语言策略,运用方言营造作品的乡土环境,增强表现力和真实性。大量口语化的叙述和对话蕴涵丰富的词汇、俗语、语法、句式以及篇章语料,真实生动地反映方言的实态和特点,对记录保存语言文化,对语言学、方言学和文化学共时和历时研究有巨大价值。

关键词:莫言;作品;方言;语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1-0057-06

一、语料及方言文学

语料,即语言材料,是编写字典、词典和进行语言研究的依据^{[1]1539}。语料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欧阳修曾说“夫不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辩而欲断以讼之曲直,其能于自决乎?其能使之自服乎?”^[2]语言学的研究除要进行充分的语言调查外,还必须有效地借助各种文字材料、发掘语言事实。

汉民族的文学史也是汉语及其方言的历史,很多经典作品闪烁着方言文化的灵气。《楚辞》里的楚语,敦煌变文里的唐五代西北方言,《海上花列传》等作品里的吴语,反映出明显殊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现当代文学中,茅盾的上海话、老舍的北京话,还有贾平凹的西北方言都为小说增色不少。林白说:“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我愿意多向民间语言学习。更愿意多向生活学习”^[3]。语言只有根植于作品故事所依赖的社会现实,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表现力。

莫言以其独特的文学作品引起当代文坛的注意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成功,不仅在于从独到的视角、多个层面进行众生相的展现和人性挖

掘,叙事手法灵活多变,也在于作品活色生香的风土人情描写和生动传神的语言表述。他的作品中,方言的使用是一大亮点,带有浓郁地域色彩和鲜明个性特征的方言在叙述故事情节,烘托环境氛围,刻画人物形象,体现民俗风情上起到重要作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莫言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其语言学价值也不能小觑。

二、莫言作品的语料

莫言作品语言总体质朴平实、诙谐幽默。他曾说“在我们家乡,妈等于奶奶,而妈则以娘谓之”^{[4]222}，“我的语言就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5]161}。可见其清醒的方言意识和积极的语言策略,他着力从语言上营造故事的环境“高密东北乡”,将读者带入那一片乡土中,拉近读者与作品环境的亲近感。本文选取莫言在不同阶段创作的长篇《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短篇《白狗秋千架》《怀抱鲜花的女人》《筑路》《白棉花》《战友重逢》《售棉大道》《断手》《姑妈的宝刀》《天才》等作品,共 200 余万字,择取部分词汇、俗语、语句和段落,蠡测其语料价值。

1. 词汇语料

词汇与社会联系紧密,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

收稿日期:2016-03-24

作者简介:王萍(1985—),女,山东齐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方言学、社会语言学。

和变化,是一部作品风格最直接、最主要的体现。作品中的词汇语料非常丰富,词汇的形式、结构、用字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方言色彩。(1)莫言作品词汇形式、结构和用字乡土特色非常明显,这些词汇基本不见于普通话,词汇形式及用字虽特殊但并不晦涩,在作品语境中能细致准确地传达其语义和情感,恰到好处地表现场景和人物。如:

动词:寒碜(你别~我啦)、招(没~你,没惹你)、揆(对着九老妈的脑袋就要~下去)、掉(~过头来)、吧唧(~着嘴)、哧溜(~出门去)、寻思(没~是他来了)、哄怂(他那是~着你玩哩)、囔应、啰嗦。

时间名词:头天夜里、头前、当头、起初、日头、赶明儿、一霎霎、好半晌、正晌午、过午;称谓名词:自家、娘家、婆家、俺、爹、娘、爷儿俩、两口子、老汉、爷们儿、老娘们儿、哥们儿、姐们儿、大妹子、小鳖羔子;身体有关的名词:麻子(脸上有~)、膀子、脑门子、奶子、妈妈(吃~)、牙巴骨、大耳刮子、脖颈、后颈皮、眼窝、腿脚、腿弯子、嘎痢、燎泡、眼疔子。这些方言名词体现人们不同的地域思维和认知。

形容词:冒尖(每碗酒都~)、利飏(~的小风)、暄腾腾(~的馒头)、毛草、恹恹恹恹、蔫儿咕唧。

拟声词:嘈嘈、嘟嘟啾啾、噼噼啦啦、哔哔叭叭、呱嗒呱嗒、克啾克啾。

量词:泡(一~尿)、掬(一~碗)、拃、掐(一~韭菜)、个把(~时辰)。

程度副词:精、奇、稀、好、老、焦(~香)。

陈原先生说“作家虽能掌握另外一个社会集团所使用的语言,在一般情况下他总归认为只有使用他的父母语对话,最能够表达感情”^[6]。莫言熟悉普通话,作品中也有普通话的叙述和语汇,但他的思维、精神与自己的方言更契合,所以会用“寒碜、囔应、啰嗦、毛草、焦”等方言词来捕捉记录这种瞬间闪现的感觉。“招”在方言中有一义项为“惹怒”,在语境“没招你,没惹你”中,语义对举出现,其他方言区的人读罢便能领会词义。

(2)方言词汇形式丰富多样、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与动作有关的词,方言中语义分化往往较普通话更大,能细致体现动作差异,如:揪(~他的头发)、攥、揆(当心~你)、揉、搅、搯、卡(双手~腰)、抻(~~衣服)、抡(~起刷子)、夺(从她手里~来的枪)、扯(父亲紧紧~住余司令的衣

角)……。 “抻”意为“把衣服拽平整”,词义本身就含有“动作完成后的结果”,与“拽”相区别;“揆、抡”两词均含手臂甩动的意思,但区别在于“揆”后所跟的宾语为动作所针对的对象,“抡”后的宾语通常是动作的工具,故而两词在方言里是可以连着说的。还有一些动词用于表现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突出人物性格,形象地描写人物的动作行为,增加场景的生动性,便于读者对场景的感知,如:吧唧、哼唧、咋呼、喽啰、仄愣(他~着肩膀)、麦煞(~着身子)、耷拉(~着头)、出溜(只想着往台下~)、眯缝(~着眼)、四仰八叉……,这些词使语言活了起来,并非简单描写动作方式,也含有人物或场景的神态和形象。“吧唧、哼唧、咋呼、喽啰”用拟音的方式指称动作;“仄愣、麦煞、耷拉、出溜、眯缝”将动作和人物的心态都表现了出来。另外,“精、奇、稀、好、老、焦”等单音节程度副词,存在细微的语义特征与语用方式上的差异,程度量级不完全相同,习惯性的搭配词语也不同。

(3)莫言作品中有大量独特的俚言俗语,取自高密农村的日常话语,充满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深刻细腻地表现艺术作品中的地域风情,增强了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有的虽显粗鄙,但却是世态民风的真实反映。如:黑瞎子掰棒子,出水才看两腿泥,骑驴看账本,顾头不顾腚,鸡走鸡道,狗走狗道,笨篱捞不住的滑蛋,心回到肚子里去,抹抹桌子另摆席……。“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铁打的牙关钢筋的骨头……”类似俗语,把“本我”的内心情感形象化、立体化、唯美。斯科佩克认为,一个文化存在的最明显标志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7]。这些俚俗语带有鲜活的生命质感,体现了本真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这些语句,胶东一带淳朴憨实、厚重坚忍的民风民情跃然纸上。

2. 语法语料

语法存在于鲜活真实的语言事实中,传统的语言调查中,语法事实难以得到充分反映,而这一珍贵的口语语料却可以从方言文学作品获取。

(1) 词法特点

词缀,有前缀、后缀和中缀,是构词的一种方式,与词根组合成词,是词的附加成分,没有实在的语义,具有类属的语法意义。莫言作品中大量的词缀反映了方言构词的特点。

前缀,如“通~(通红、通绿)、乌~(乌黑、乌

亮)、漆~(漆黑)”程度表现;单音后缀:“~拉”(趺拉、拔拉、耷拉)是动词后缀,说明动作进行的随意慵懒的状态以及动作的短暂,“~子”后缀(大耳刮子、石滚子、洋油烟子、蝇子、路坯子、小米子)具有词性义,增加词语的感情色彩,使词汇更口语化和亲切;叠音后缀:~乎乎(傻乎乎)、~烘烘(暖烘烘)、~唧唧、~拉拉(稀拉拉),复音后缀,如:~得慌(憋屈得慌)、~咕隆咚(黑咕隆咚)、~儿咕唧(蔫儿咕唧)对形容词起强调作用。这些词缀并非仅为适应汉语词汇双音化的需要而增加的冗余成分,构词能力强,转换词的语法功能及感情色彩,使词汇更有活力和表现力。

重叠也是一种语法手段,有构词和构形两种重叠形式。作品中的重叠主要有这几种结构形式:AA式:嘈嘈,ABB式:滴溜溜、胡咧咧、软疲疲、暄腾腾,AABB式:嘀嘀咕咕、嘟嘟哝哝、推推搡搡、唠唠啦啦、哔哔叭叭、板板整整、哼哼唧唧,ABAB式:克啷克啷、恣悠恣悠、呱嗒呱嗒。“嘈嘈”是单音节词构形的重叠,表示时量小、持续的语法意义,更口语化;而ABB式、AABB式和AB-AB式多是单双音节词缀的重叠,是一种构词方式,大多用来形容一种性质状态或仿似声音,具有使描写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作用,丰富了词义和语用。莫言作品里大量的词汇重叠语料说明高密方言里,重叠这种语法手段的活力和表现力,其独特的语义、语法和语用特征也值得探究。

(2) 句法特点

莫言作品语言体现了方言诸多的句法特点,如:“走出屋来、进屋去、转过身去、去桥头给我领他来、小媪上前两步”等语句说明语序的特点,普通话里要用介词将宾语引出来共同做状语置于动词前,而方言里这种语序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强似你当土匪”等句说明差比句在比较词的用字和顺序、比较对象的位置等方面的特点,这种方言差比句的语序句法能在古汉语中找到根源。作品语料反映了方言语序类型的特点,并可以对此做更深入的历时嬗变和共时差异的比较研究。“绑起他来,个小舅子,看你还敢跑?”(《丰乳肥臀》)等语句中反映的是方言中能出现在主语或插入语位置或单独成句的特殊的量名结构,这种方言语法特点在北方方言中是非常少见的。

3. 语篇语料

莫言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描写叙述和对话两类,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篇章语料,尤其是口

语色彩强的人物对话和叙述语言。这些语料向读者呈现真实的语言使用环境、结构和表达习惯,有助于人们想像真实的民间日常生活。如:

他爹,你老实吧,宝凤来了。(《生死疲劳》)

这一大会儿才回来。活儿可不准给我误了。(《透明的红萝卜》)

老子没闲工夫给你们作证,赶明儿要是干起活儿来装熊,我可饶不了你。(《筑路》)

俺爹、俺娘让俺往远里送你。(《白棉花》)

他那么大的家业,从指头缝里漏漏就够咱老两口子吃的。(《红高粱家族》)

你爹也说“给你们个棒槌,你们就当了针。他是把你们当小孩哄哄着玩哩,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针。混混毕了业,回家来拉弯弯铁。别净想着俏事儿。”(《白狗秋千架》)

那情景不对呀,一个个又呆又聋,哭起来像擀饼柱子不会拐弯。(《白狗秋千架》)

老头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叩着,死声丧气地说,“媪她娘,拾掇饭吃”,老头喊,“你当我是二流子,甩着袖子晒大鞋。”(《断手》)

母亲说“看恁得那样,嘴都合不拢了。往后小心着你,再敢油嘴滑舌没正经,我就找个人整治你。”(《断手》)

我说:“使不得,兄弟,你是咱村多少年来第一个大学生,大家都盼着你成大气候呢,你成了大气候,我们这些同学也跟着沾光。”(《天才》)

回不去就在家歇两天,母亲说:“好久没听你拉呱了,今晚上听你好好拉拉。”(《蛙》)

“什么叫理?”指导员黑虎着脸说,“把粮食运上前线就是理,运不上前线就不是理!你们少给我啰嗦,就是扛,今天也得把这二百四十斤小米子给我扛到陶官镇。”(《丰乳肥臀》)那天晚上,是个大满月儿,……我睡不着,不踏实,总觉着要出大事,索性不睡了,想我去西胡同福胜她娘借个鞋样子,顺便拉拉给福胜说媳妇的事,俺娘有个侄女儿,到了找婆家的年龄了。(《丰乳肥臀》)

“对许多作家来说,使用母语方言有助于他们表达对生活认识和深层体验,放弃母语方言则会造成对生活的阻隔”^[8]。“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9]137}。王安忆也意识到方言之于文学的作用,曾说“口音是有性格的,而且很鲜明。同是苏

北话,盐城话就比较‘质’;而扬州话,则是妩媚和俏皮的,带些女腔。北京话和上海话都俗,带习气,前者是官俗,后者是民俗,不同。四川话和宁波话都是爽利风趣,腔也不同,前者曲折婉转,后者粗放硬梗”^[10]。乡言土语是作家所熟悉的,作品中的人与事均以故乡为原型,因而只有方言能满足表达需要,描绘出一方水土中的一方人,去还原普通话无力表现的那些具有特殊地方风味的禀赋、谈吐、精气神。作品中的这些叙述和对话,大都是短句,真切地描述着故事情景,若用普通话则很难营造出来。

作品中的人物语言应该具有个性化特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语言与人物身份、性格和地位相符,而莫言在叙事中大量使用人物间的直接对话,对表现人物性格等具有积极作用。这些语言是对生活语言的再现,作品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闻其声如见其人,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这些作品语言让读者想象当地的生活场景、世俗心态与文化品格,使读者闻乡音,知乡情,给人丰富直接的审美感受。

三、文学作品的方言语料价值

语料是语言研究的血肉,没有了语料,语言研究就失去了生命。莫言曾说“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5]168}。对语言艺术的自觉追求以及讲故事的叙事手法,使得他的语言符合时代、社会环境和人物,口语化色彩很浓,叙述、描写和对话没有程式化的弊端,也无书面语言的拘谨。

莫言作品中俗语和雅言都有,各有其用,俗语更贴近生活,符合人物的性格,更能反映方言特点;雅言能反映共同语的特点,共同语和方言的特点在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文学给了方言充分展示其文化魅力、发挥其历史功能的舞台。

1. 语料的时空价值

方言文学语料若不被利用,其价值就无法体现。语料本身体现了方言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特点,可置于语言和文学的宏阔时空中,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揭示其价值。

共时比较体现出语言的地域性。莫言认为“故乡的限制,更是一种语言的限制。一个作家的语言有后天训练的因素,但他语言的内核,语言的精气神,恐怕还是更早时候的影响决定的”^{[5]170}。莫言作品中的词汇、语法、语篇语料是

对高密所在的鲁东地区乡音的真实记录,是这一区域语言情态的反映。若与其它作家作品语言进行比较,语言的地域特色鲜明可见。即使同为山东籍作家,尤凤伟、张炜、曲波、王统照、李广田等作家因地域不同,作品中词汇形式、用字、意义、用法及话语风格等方面的差别迥异。对于山东地区,不论是进行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民俗学研究、文献学研究,还是进行历史学、人类学研究,莫言作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空间价值。

历时比较更易体现作品及语言的时代性。洪诚先生在《训诂杂议》中说“用词造句之例,反映了语言发展的时代性”^[11]。山东近代名家硕学辈出,其著作文献与方言土语有关,远至宋元时期李清照、辛弃疾,元代杂剧家高文秀、武汉臣,散曲家张养浩,明代传奇散曲名家李开先、冯惟敏,清代文学大家王士镇、蒲松龄等人都注意方言的运用。元明清三代的不少作品与山东方言口语相关,如元代的杂剧、散曲,明清的俗曲民歌及小说等都运用了较多的方言,比较典型的是: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水浒传》《聊斋志异》以及贾凫西的《木皮鼓词》。当代以莫言为代表的许多作家作品中的语言反映各自时代的方言特点,通过比较,不仅能探究某个细微的语言现象的发展,也能呈现方言的源流、亲疏以及历史演变的轨迹,探明语言、社会、文化、思想的历史变迁。作品中的语言与当今高密方言对比,也可见方言因受普通话、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变化。

2. 语料的学术文献价值

莫言作品语料是对现代语言材料缺失的有益补充,是宝贵的学术财富,具有语言学、方言学和文化学价值。现代语言调查空白很多,记录语言文化的《恒言》《潍言》等历史文献又非常有限,而且很难生动展示语言的运用、语法、语气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方言文学不但可以弥补这一研究材料的缺失,而且能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莫言等山东作家,方方、池莉、林白等湖北作家,周立波、韩少功等湖南作家让读者通过其作品领略了各自方言有别于北方官话的独特韵味,生动有趣的作品中揭示方言的特点,用于当代语言学、方言学、语言地理学的研究。语言的历史今已无法调查,但却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痕迹。《楚辞》里用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而能使后人了解楚语的古貌,韩少功先生在《文学的根》中说:“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

僻壤”,《楚辞》里的语料可以运用于楚语、湘语的研究中。另外,敦煌变文里的唐五代西北方言,唐宋诗词,《海上花列传》《何典》《九尾龟》《海天鸿雪记》里的吴语,《嘻笑集》里的粤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方言的历史面貌。当代作家的方言文学实为语言研究的有益宝库。

古代文学中的语料在考定作者籍贯、作品创作年代和版本时往往能提供很多线索,现代方言文学作品的时空定点一般比较清楚,无需再考证,但其语料随着认识和开发利用的深入会发挥非常巨大的文献价值。当代汉语方言生态环境脆弱,变化速度很快,甚至来不及调查、记录和保存,方言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应珍视并进行抢救性记录保存。莫言等当代作家作品是对方言、对文化、对民族本质的记录和表现,是对我国语言和文化“活化石”的有效保存,会成为将来研究方言历史及民俗文化面貌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3. 语料的民俗文化价值

语言与民俗都是文化现象,语言是民俗的载体。通过口头讲述、书面文字等语言形式传播民俗事象。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语言不游离文化而存在,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12]。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13]。“民间语言是民俗文化的信息交流系统,是民俗文化传播与传播的主要载体”^[14]。只要一种语言还使用,它所代表的文化就将存在下去。

莫言在作品中描写了“东北乡”这个以现实为原型的精神家园,向各地的读者展示胶东一带的文化和民俗,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15]。“土坯草层的三面黄土矮墙、伙房、窝棚、东屋、西屋”等词描写当地普通民居的一般结构;“蒲扇、地排子车、葫芦瓢儿、家什、畚箕、箢篱、笊帚、炊帚、草料筐箩、酒盅、槽、缸、瓮、瓢、铁锨、铁

算子、铁镢、扁铁”等是家庭常见的器具用品;“卡饼、地瓜干子、湖涂粥、烙饼、萝卜缨子、玉米糊子、干粮、酱、葱、高粱面窝窝”等让人想象当地的饮食习惯;《丰乳肥臀》里“我奶奶”出嫁及厚葬等是对地方婚丧嫁娶、鬼神崇拜等民俗风情的呈现。

词汇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词汇的形式、意义和用法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事物将消失,作品中的一些词将成为历史词,成为时代和地域的语言化石。“麦秸草、柴禾、磨、炕、瓮、瓢、石滚子、铁镢、罩子灯、洋油烟机子、地排子车”等词能让人们遥想曾经的生活,而不是永远地忘记。

四、结语

一定程度上讲,文学史也是语言的历史。文学作品与其所产生的时代、所植根的地域是不能分开的,脱离环境的人物和故事生硬、干枯、没有生命活力。胡适曾揭示了方言在文学中的造形、造情作用,发人深省,他说:“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的,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和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9]139}。他希望“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9]138},采撷和运用我国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提升并开拓文学的表达空间;语言学和其它学科亦可以从文学中提取语料。

文学中方言运用的争议从未止歇过,但历史和现实创作的实践尤其是莫言作品的成功说明了方言文学的生命力,方言对文学作品的积极作用;语言研究从方言文学中寻找语料的研究历史也验证了文学语言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第三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 欧阳修. 郑氏诗谱补亡·后序[M]//《四部丛刊》三编《诗本义》后附(景印本).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3] 林白. 妇女闲聊录·后记[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68.
- [4] 莫言. 姑妈的宝刀[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21-235.

- [5] 莫言. 红高粱[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159-181.
- [6]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357-358.
- [7] 彭华生,钱光培. 新时期作家创作艺术新探[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
- [8] 曾建生. 方言创作的另类解读——以《秦腔》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例[J]. 长城,2009(3):17-18.
- [9] 胡适. 海上花列传·序[C]//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10] 王安忆. 我是一个匠人[J]. 时代文学,2000(1):77-79.
- [11] 洪诚. 训诂杂议[C]//高小方. 古代汉语研究导引.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3.
- [12] [美]爱德华·萨丕尔(E·Sapir). 语言论[M]. 陆单元,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6.
- [13] [瑞士]费尔迪·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3.
- [14] 张渭莲,段宏振. 燕赵民俗文化[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15.
- [15] [英]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汤潮,范光棣,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2:15.

The GaoMi Northeast County Surrounded by the Dialect ——Study on the Value of MoYan's Literary Works

WANG Ping

(Department of Overseas Education,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7, China)

Abstract: MoYan is a novelist who has great personality in composition, has clear dialect consciousness and adopt positive language strategy. Using dialect helps to construct the rural environment in the works and strengthen the expressive force and realness. The substantial oral narration and dialogue is the rich vocabulary, proverb, grammer, sentence and phase materials, which can truly and vividly reflect the current st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 play a great role in record and keep the language,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tudy on the language, dialect and culture.

Keywords: MoYan; works; dialect; language materials; value

(责任编辑:李 军)